



明文海卷一百十三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辨丁

孔子誅少正卯辨上 陸瑞家

孔子為魯司寇誅亂政大夫少正卯予嘗疑其事既而
深惟焉果可疑也蓋昔季康子之問政欲殺無道以就
有道孔子親折之曰子為政焉用殺豈有已為政未滿
旬日而即誅一大夫耶孟子曰今有王者作焉將比今
之諸侯而誅之乎抑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孔子王者

之師也斟酌禮樂和其陰陽不教而殺斯為虐矣豈王政乎舜去四凶也以四凶罪惡貫盈神人共憤所謂求其生而不得其死者與我俱無憾也然堯在位數十年而不行誅必待舜而後誅聖人為政殺非所先也明矣堯數十年而不誅四凶曾謂孔子七日而誅正卯乎縱欲誅之抑何驟也聖人如天地於人何所不容宰予之欲短喪也初責之而已冉求為季氏聚斂使門人鳴鼓攻之而已重絕人也他如互鄉南子之類猶未嘗無惜焉其欲彼自遷于善至廣也正卯既為魯之聞人則亦

非不可以教誨懷者何至遂絕其遷善之路而使之首身異處時至春秋大夫之亂政者比：皆是在魯則有僭八佾之季氏舜雍徹之三家囚主君之陽貨此則奸雄之尤者聖人為司寇正刑名弼一正父母之邦則當自奸雄之尤者始矣尤者尚緩而不誅：者可疑而不緩而觀之鬼不亦有疑于孔氏哉陳恒弑其君告于朝而請討聖人固未嘗廢殺也然一請于君再請于相君相從則上請于天王也必矣今正卯未有弑君之惡不告而誅又不嘗專殺大夫矣五伯不為而謂聖人為之

乎凡此皆涉于無理固可疑而不可信大抵家語左傳國策諸書文雖足取而實出刑名浮誇者之所以自托故如子貢之辨宰予之死皆妄誕而不據足蓋欲毀孔氏者為也不則視聖人過高以為聖人政事必有風馳電掃駭人耳目故附會其事以眩惑後來耳予之為文於古寓言之類亦嘗稽取証外然大抵藉之以發理道咸世疾非決其實有此事也吁孫武列陣而美人梟穰直行師而莊賈戮兵家怨一警百不得不爾然實李勣欲伏昏立威之習也聖人之兵如時雨有征無戰况政乎又

况孔子乎然則正卯之誅盖断無其事而不必疑也

孔子誅少正卯辨下 陸瑞家

或曰誅卯之事既涉誣妄然則茲言曷始乎古臺子曰殆始于荀况也不則亦况之類言之也朱元晦亦嘗疑此以為不載于論語不道于孟子雖以左氏春秋内外傳之誣且誇而猶不言獨荀况言之愚謂况忍人也刑名之學也斯言始于况殆無疑也况惟以此為倡李斯事秦故必以殺為先而還自殺歟然則聖人廢殺矣古臺子曰刑亦兵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虞戮四凶周誅

管蔡孔明涕泣而斬謾非能廢殺不好殺耳且堯之所
以不誅四凶者子知之乎堯非不鑒也堯於共工則曰
象恭滔天於鯀則曰方命圯族豈不鑒哉特以惡未大
著故不遽加以刑耳或亦異其有改也今據家語荀書
所載正卯之惡則亦未刑之類矣况行僻而堅記醜而
博罪寔未至於可殺何為而遽殺之乎當是之時吾見
三桓之弱魯矣未聞正卯之奪君也此其刑政緩急之
間一庸吏能辨之况吾夫子乎或謂權臣竊權以亂國
其害小正卯偽學以惑人其害大然則春秋孔子之刑

書也誅大夫亂國者耶誅大夫惑人者耶譬諸醫不治
心腹之疾而急理皮膚之間聖人之治殆不若是之迂
也武王高祖也以征誅得天下猶曰武未盡善孔氏殷
人也殷湯以放伐得天下而至德猶不稱焉聖人之不
喜殺也一至于此曾謂身為司寇而遂濫殺于七日之
間乎彼其他日論治而曰善人百年去殺用我暮年而
可以此例之縱使正卯有可殺之罪亦當俟于期月之
後待于三年之餘况實疑似未著于人乎吁吾恐喜殺
者之藉口于聖人也又懼夫妄殺者之見欺于苟况也

雖然在正卯則擯之在三桓則法之若神宗之誤用荆書李固之失賊不討是畏噎而并廢夫食又孔子之所甚惜也

徐君墓辨 邵寶

徐君墓在襄城北二十里墓前有樹相傳為季札掛劍之處名曰靈樹按史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勿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君已死于是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徐即書所謂徐戎詩所謂徐方其地在今泗州季札自吳適魯乃

其所經之道是故過徐君焉襄城非徐地安得徐君而有是墓耶樹之靈否不論也且季札適魯觀樂之後遂使齊去使于鄭去鄭適衛自衛如晉未聞其道于襄奚從而挂劍哉或謂古者諸侯有邦交之禮然則徐君適鄭而卒于是亦不可知也獨不觀乎史稱季札還至徐徐君死則其死在徐也明矣其曰解劍繫于冢樹則其冢在徐也亦明矣於是過於昀是弔奚不可知而必為之曲說乎余讀一統志泗州城北則有徐君冢云或曰襄又有徐君故誤稱之

醫辨三首 李濂

嘉靖己酉夏六月余避暑于城南墅客有造訪者酌林木之陰偶談及醫事數條間有溺于舊說之非者余劇論以闢之客既去豚子曰請益識之以破積疑余憮然曰六經註疏承偽襲繆者亦多矣寧獨是哉聊漫錄之俟質正于有道者

李子曰虛心察理乃讀書之要法而杜撰穿鑿輒自立說以騁已見最學者所深戒余嘗讀素問至移精變氣篇黃帝問曰余聞古之治病惟其移精變氣可祝由而

祝職救反已止也

已註曰移謂移易變謂改變皆使邪不傷正精神復強而內守也精神內守病安從來是以移精變氣無假毒藥祝說病由不勞鍼石而已此說本無可疑而全元起以祝由為南方神是誤以祝由為祝融其謬固不待辨近世陳定宇標乃引書泰誓篇祝降時哀以解之而而訓祝為斷以為轉移自己之精神變改其所感受陰陽風雨晦明之六氣而斷絕其受病之由則其病自己與下文岐伯答辭意不相貫余不敢從也按韻書祝誼也與呪同書曰否則厥口詛祝是也竊窺素問本意蓋言上古之人處恬澹之世嗜

慾寡少邪不能深入凡厥疾患感受輕微不必毒藥鍼石故
可移精變氣祝由而已觀岐伯荅辭可見定宇乃謂詛祝實
素問之大禁而引拘于鬼神不可與言至德為說殊不思
拘于鬼神不可與言至德謂志意邪而好祈禱者言也
非是之謂也周官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
副音殺之齊才細反曰祝者即此祝由也夫醫之用祝尚
矣而瘍尤宜祝南史載薛伯宗善從癰疽有公孫泰者
患背癰伯宗以氣封之從置齋前柳樹上明旦癰消樹
為之痿損即其遺法孰謂天下無是理耶唐王燾氏著外

臺秘要一書而符水禁呪咸在焉朱丹溪亦曰外臺秘
要有禁呪一科乃移精變氣之小術未嘗謂其無是理
也定宇獨不之信而著論非之亦幾于強辨矣善讀書
者何事于杜撰穿鑿輒自立說以騁己意為哉杜元凱
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
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德也學者果
能玩味斯言則虛心察理之方思過半矣周禮醫師掌
醫之政令凡邦之有疾病者則使醫分治之歲終則稽
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

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為下註曰全愈也謂每歲之終摠考其所治愈不愈之狀而制其祿以為五等之差必十無一失者始為最耳李子曰此解經者之誤也且人之受命有淺深故治療有難易乃若偶爾違和感觸輕眇雖初學醫之士一二劑可愈也假使醫緩遇晉景公疾者三四人扁鵲遇如齊桓侯疾者三四人太倉公遇如曹山跗疾者三四人皆弗能使之生然則三子者果下醫乎或曰十全為上非為十人皆愈也言診視之頃即知其孰可治孰不可治遠則期歲近則期月又近則期

日十人之安危死生無不中者故以為上而食祿獨厚蓋優之也李子此說得之

曲禮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言君子當用藥之審也蓋以其父祖子孫傳習既久術以累業而精脉以診多而驗藥以歷試而效故抱疾者倚之以為命度不至有誤也周官司徒以世事教能者意亦如此世儒不達厥旨乃為之解曰古之醫師必通于三世之書所謂三世者一曰雷公鍼灸二曰神農三曰素女脉訣脉訣以察理本草以辨藥鍼灸以驅疾非是三者不足以言醫故記

礼者云然李子曰為此說者何其好奇之甚而果于立
異也博雅如宋景濂亦從而喜談之甚哉讀書察理之
難也雖然斯言也亦道其常惡可泥此以為擇醫之準
乎且古之名醫如扁鵲太倉公張仲景華元化姚僧坦
許智藏諸子皆自我始業未聞其先世有精醫者神功
異跡流傳不泯又何必于三世哉即論近代如劉河間
張潔古張子和李明之朱彥修輩皆非世醫也著述滿
家而並著顯名于天下今之學醫者咸師宗之如學者之
於濂洛閩閩然惡在其為世醫也是故三世之說君子不泥焉

濟池靈石辨

李濂

河北之濟源縣蓋有濟瀆廟云廟中有二池世所傳濟
源池是也余游濟池徘徊池上見廟之裏門有石碣一
刻記云大漢通容元年甲辰大旱有懷州河內縣人李
繼安為商泛湖至君山廟禱祀忽見一朱衣人特書一
封付繼安命寄至濟源縣西北三里許有龍池焉池前
有石一塊擊之必有人應其形差異第勿驚畏此書乃
玉帝勅濟瀆之神行雨者繼安如其言以書叩石其事
果驗末云大宋開寶六年四月二十日再書此記不著

撰者姓氏余備考史冊而漢蜀漢五代漢並無以通容
記年者乃知後人妄為此記以欺愚瞽而又繆塑繼安
像于廟門像前置大石一塊方三四尺以為即昔所擊
之石大可笑也且其事竊訪柳毅傳：書洞庭君之事
但改擊橘樹為擊石耳抑豈知柳毅傳書之事亦好奇
者為之而非理之所有者乎嗟乎正學不行邪說競作
神仙鬼怪一切不經之談錄石刻書假託傳播格物窮
理之君子固弗為之感而庸夫俗子或從而信之是不
可以不辨嘉靖乙巳春三月夷門老人李濂書于濟池之天慶

頌命辨 周復俊

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與曰非禮也謂之
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于不得已也嫂非溺終不可以
援也子曰禮孰為重君為重親為重天下次之成王頌
命傳于康王君命也親命也以天下基業之大畀于後
人而明述文武之天下及經遠保世之格言諄：切戒
于彌留之頃其命頌不重歟豈直一嫂之溺已乎而何
可以喪服受也夫親有三年之愛則子有三年之喪而
服之必三年者所以明其為子而盡乎子道非曰服在

子而有所加于親也蘇氏又云禮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頌命見羣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噫甚哉蘇氏之懵于禮也冠者親正子道于始頌命者子受親命于終其大小輕重固自區別也故子之冠而或有齊衰大功之喪親曰是可以喪服行之乎故子冠而以喪服者臨之以親命也頌命子之受于親而可以喪服承之乎蘇氏云晉平公既喪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使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其以嘉服見則

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命也曰此又蘇氏之懵也國有君喪則列國之大夫皆往弔諸大夫皆賓也賓不可以加諸君父故叔向之辭禮也要之諸大夫之見可以已者也可已而已之故曰禮也康公王於羣公之見其可已乎今頌命之禮康王既以嘉服見羣臣而受乘黃玉帛之幣者所以明其為嗣君而以冕服受先王之頌命者所以明其為臣子而受君親之命不可輕也當是時召公畢公洎在廷之臣其於行禮之際亦議之熟矣孰謂其失禮乎藉使失禮孔子刪書當先削之矣既

而羣公皆聽命相揖趨出王即釋冕反喪服三代以上
嗣君受頌命之禮委曲詳密僅見此篇自是而後惟見
新君即位之文而未聞先考臨終之命故其禮邈焉而
莫講耳

禮辨 周復俊

或曰婦有去非聖人之言也夫淫也妒也不孝也多
言也盜也天下之惡德也婦而有焉去之宜也不幸而
惡疾而無子夫豈^其所欲哉為夫者值婦有此安于義
命存之可也而去焉無乃不仁乎予不其然子言之身

也者親之枝也是身非吾之身親之身也祖考以來之
身也重莫加焉今婦有惡疾如風癩且將延及吾身而
遷染于子孫禍莫大焉于此坐視而不為之處是豈知
愛其身者乎不愛其身是不敬其親也不孝孰甚焉孟
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斯言至矣乃今不憫其無子
而若將遠之此必有妒心者也已不宜子而妒焉則必
至于無後矣此聖賢所深絕者也假令自歎于生子而
推其妾媵俾得侍接于夫肅：宵征抱衾與稠有小星
之風樂色以進于君而已不淫有閨睢之行則其夫尊

之敬之沒身不衰矣而何忍薄之乎夫疾者六極之一雖人情所不堪而亦非聖人所惡今疾云惡疾必非恒疾之比而可不遠之乎夫孝以似續為先宗祧為上以惡疾而累吾身且其子若孫非獨忘親且忘厥祖矣仁孝者不為也而况于絕其後乎多言尚去而况于斯二者乃更無更張之術乎通于此者可以知古人立言之意矣

周禮辨 周復俊

周禮有冢人之官凡祭于墓為尸則祭墓之禮周公已

創立之矣張南軒云古不墓祭非畧也知鬼神之情狀不可以墓祭也神主在廟墓以藏體魄而祭之其義何居其言非也吾鄉先達陸文量先生有言為主之與吾親平昔神魂素不相干特以禮制所在人心屬焉故凡有事薦祭惟主是尊是親而况親之辭魄乃神魂之所依載安知委魄之後神魂不猶依于此乎蓋魄有定在而魂無不之古人之祭或求諸陽或求諸陰或求諸陰陽之間不敢必也故以墓祭為非禮者泥古忘親者也行之無害也予謂陸先生之言達于禮矣今代清明掃

墓天下士庶皆通行之而從厚者或于十月朔亦率其家人展墓焉此即古人^{春秋}雨露霜雪之思也頌時祭不獨于廟而此必于墓者以吾親體魄所棲一歲之間兩瞻望焉非數而煩也斯禮也其以義起者乎

熠燿辨

徐思曾

詩豳風東山之篇曰熠燿宵行毛傳曰熠燿燐也燐螢火也崔豹古今注亦云又曰一名燿夜腐草為之今以其說質諸月令良然王氏本草曰螢火一名夜光一名熠燿則熠燿之為螢自漢以來則然矣孔穎達曰宵行

夜飛也至朱子傳詩始以宵行為蛭而以熠燿為明不定貌盖本陸璣飛而有光之說及以下章熠燿其羽例之亦皆可通故今李詩者宗之然非所以施于他詩也張華勵志詩曰熠燿宵流劉良注曰熠燿螢也劉履曰流飛行也是即毛孔說耳吾有取焉或者非之嗟夫古人作詩各有所指執勵志以解東山則東山之旨戾而致誤執朱傳以釋勵志則勵志之旨晦而不明故解經之法在乎隨文會意不可執一論也且蛭有名宵行者矣未聞有名宵流者也而欲強同之可乎夫宵流既非

蛩名熠燿又非螢火則勵志之所指者果何物乎古人
治經必守其師之說故毛不可以為韓、不可以為鄭
為公羊者必讎乎左氏為左氏者必詆于穀梁安知茂
先當時之學不為毛詩乎矧朱傳之出在茂先後八百
餘年彼其事時但知有毛說耳不能逆探朱說以求合即
使當時已有如朱說者而茂先或不暇考未可知也潘
安仁秋興賦有曰熠燿燦于階闥于蟋蟀鳴于軒屏夫
熠燿蟋蟀相對而言則固以熠燿為螢矣晉人之說

詩韻辨 張弼

韻書始于江左弊于因襲雖有覺者力莫能正我朝始
刊定洪武正韻一洗千載之陋誠萬世之幸也唯詩家
猶泥唐韻曰凡古詩之流可用正韻近體律詩惟用唐
韻問其所以則曰律詩自唐始故也苟依正韻則曰落
韻特遵今之制耳樂其寬耳試叩以唐韻冬東青清之
屬何以異虞模麻遮之屬何以同則曰自有五声七音
輕清重濁於其間也噫是因襲而不察淺陋而無見口
耳相承臆度妄語殊不知江左制韻正坐不知七音之
當辨直據一方之所習故失立韻之本原也何輕清重

濁之分耶借曰唐詩用唐韻則騷詞之楚韻古選用漢韻耶唐韻襲類譜而作故梁韻也何唐詩而用漢韻耶唐韻至宋已加通併非唐之舊則宋韻矣又何唐詩而用宋韻耶正韻惟取諧協固寬也唐韻之聲牙者亦得而押豈窄耶且作者何計寬窄也謂遵今之制者非苟同也據天下之公闢江左之偏也觀學士宋景濂所序慎重精密之至凡詩皆合宜用正韻且不待辨矣猶慮詩家習觀陰氏韻府羣玉又以正韻定之則凡詩之不宜用韻唐又可識矣何淺陋者之因襲未復于正又唱傳妄

說使高明者亦不得由于正也或曰李杜蘇黃諸家者用唐韻人不知病蓋唐宋之世病在韻作者勿病也況雖在唐宋不依唐韻者亦多矣泥者不知唯取諧協則傳會其說曰陋底韻出入韻猶韻書上平下平不知由編帙重大而分乃曰音有上齶下齶之異也上本始於東終于山不知偶分及此乃曰日出于東沒於山之意也淺陋類此不足一笑泥者反以正韻為失寧免笑乎或曰朱子訂詩書之序破千載之陋使唐韻當易何無言之及也曰宋以賦取士通併唐韻朱子不當制作之

任其容變乎使朱子生于今日尚泥唐韻乎必不然也
高明者自當有見

四明辨并詩 戴洵

余觀道書謂四民丹山赤水為三十六洞天之第九靈
仙一都會也山頂有石開四牕通日月星辰之光故曰
四明余自少小時甚竒羨焉萬曆癸酉春至伏錫寺求
所謂四牕者不可得或由道傍豎一方石高丈許刻曰
四明山心者是也或曰別有巨石中空可入四邊透明
然去寺尚二十里道險不可往余信之遂歸然意常悔

之至今萬曆庚寅已十八年矣復至伏錫九月九日決
意往尋從西南下峻嶺至谷底大愈溪復上危岡逾絕
頂者四五乃至其處而石在山半絕陡峻無路可下乃
解脫衣履呼三四土人牽挽寸行始得到則石壁面
南開一口可高四五尺俯樓而入僅足坐十許人口上
下相連者三因謂不連處為牕耳余行天下見如此者
甚多何足云通日月星辰之光而以為竒也及歸過佛
首巖下見一石高數丈刻曰四牕此亦道傍豎石類耳
余思四明之義乃此石虛冒其名察其寔不然蓋寺在

半里詩一峯絕高余嘗再登之見數百里羣峯以于百可指而數東西南北無蔽遮又此峯最中四面山環繞如內城外又層々環繞如外郭余嘗登泰山雖極高然獨北去甚長其東南西皆無山直下一望至山麓盡矣故獨此山可稱為四明正以四望通徹如一故也若曰通日月星辰之光凡石洞皆然何獨于此山云爾哉余怪好奇者徒欲觀四牕而以身試不測之險又怪此峯去寺甚近而不知登覽使四明之真體面不露也故特為著辨以告後來者毋尚險遠而遺近曷且知四明之

義在山而不在一石窻也系之以詩曰

四明古洞天環五百里仗錫宅其心羣山此綱紀左

峯最孤絕四顧爛張綺山尖千萬點一一可指取所以稱四明義正如此耳彼謂石有窻乃在西南底匪惟幽且偏亦復險而鄙倘欲往尋之步々學緣蟻夫足干仞路援手何及矣寄語後來人好為辨茲理忽通而驚遐達觀良足耻

物之常人之怪也人之常物之怪也翁子曰語胡而通
 邱子曰物常其常我亦常其常耳翁子曰能役乎邱子
 曰彼不能變怪而常所以物也我不能變常而怪所以
 人也翁子曰能害乎邱子曰彼之于我猶我之于彼也
 翁子曰能去乎邱子曰天地自然之理爾理可去邪翁
 子之疑釋

大禮問辨 潘希曾

或問禮官之說皇上以小宗後大宗特重大宗降其小
 宗亦既合禮經矣曷為議者未已也曰此宗子法也非

所以定天子之大禮也曷為議者之說亦復引大小宗
 也曰茲所謂楚則共而齊亦未為得所以重紛紛也則
 其說何也曰宗法為公子卿大夫設也大傳別子為祖
曰君適長子為世子繼先君正統自母弟以下皆不得
宗其次適為別子不得稱其父又不可宗嗣君又不可
無統屬故死後立為大宗之君不與族人為宗也
祖其適子繼之則為大宗
不得以其戚戚君陳澔
集說為君有絕宗之道
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不可以
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
帝詔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然禮無王后無
嗣之文明帝乃附會喪服傳後大宗之說耳且禮適子
不得後大宗設使今上有弟亦必以
適長入繼可見宗法不可行于君
誠以君至尊也不

得與臣庶同也理也亦勢也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中見庸章而為人後者有大功焉小功焉見喪服傳故知後大宗

非天子諸侯事也且古之後大宗者必屬乎子道者也

故可以為父子

兄弟之子謂之猶子是屬于子道也

仲嬰齊以弟後兄非

禮也而公羊高曰為人後者為之子附會之過也魯僖

公以兄繼弟非世及之常也

見禮運父子相傳曰及世兄弟相傳曰及

而胡

安國曰臣子一例以僖嘗為臣猶子也則可謂為之子

惡乎可

左氏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之說公羊先禰後近祖之說以父子喻君臣故胡氏謂臣子一例

世人主禰其所後則何如曰屬于子道嘗受命為後儼

諸宗法庶乎其可也

若漢哀帝以猶子為成帝後宋英宗以猶子為仁宗後之後非

此類也何可比而同宗法耶

若高仲壬以弟魯僖公以兄漢宣帝以曾孫光武以

從祖今上以從弟皆不可曰後而為之子

然則稱號奈何曰天叙有典人不

可汨也

如父不可曰叔侄不可曰子之類

其廟次奈何曰生為之臣死

不躋于君也

如僖公繼閔公僖雖兄臣也閔雖弟君也僖不當躋于閔上

其昭穆奈

何曰父昭子穆未之有改也或世次不相當不以親親

害尊尊可也

如兄弟或從父祖嗣位昭仍為昭穆仍為穆但當明其君臣之義臣不得位于君上

信斯言也大札其定諸曰然明乎宗法之原而不以其

所同強齊其所不同則千載不明之案可判而今日紛

紛之論不宗朝可決也如哀帝英宗之事可同宗法者也故當降其小宗而師丹司馬
光程頤朱熹之說為是然司馬公引魏詔不得願私親
之語則將視所生為路人又不若程子推所生至恩明
尊崇正禮之說如宣帝光武之事不可同宗法者也故
光武當祖高祖帝四親而張純朱浮之說為非宣帝得
稱父為皇考而范鎮以小宗合大宗之說為非然程子
亦以宣帝稱所生皇考為失禮但宣帝于昭帝為侄孫
叔祖不可為考所生又不稱考是竟無父矣此亦拘于
為後為子之例或因一事一時而發未必其定論也且
尊信程子莫如朱子而其作本義定
家禮不能盡從程說亦惟其是而已
仰惟我皇上之即
位承武宗遺詔遵祖訓兄終弟及之文揆諸春秋之義
克正其始矣其繼武宗之統以主宗廟之祀非若宗法
必為之後而後得奉其祀者故以倫則武宗兄也孝宗

伯考也以位則皆君也皇上以弟代兄以臣道事先君

其繼武宗也名正而言順矣

假如興獻帝在以叔代侄亦以臣道事先君而繼其

統武宗而有繼也則孝宗固未嘗絕也何得舍武宗而

不繼何必考孝宗而後為繼耶

或以宗廟無禰為疑然事有常變漢宣時亦無

禰廟况孝宗廟在禰廟之班乎

由此言之興獻帝聖考也興國太后聖

母也名正而言順矣若夫尊崇之典則亦有可言者宋

英宗既後仁宗程頤尚謂其父濮王當別殊稱矧我皇

上聖父母乎如曰子無爵父之義周不有追王之禮乎

或疑此非尊無二上之義殊不知興獻帝本處臣道又謚歸視列聖少殺又不敢稱宗何嫌于二上設宗藩

入繼欲併宗其祖却難蓋繼統與創業不同創業之君功德自己立故得追崇四世以報本繼統之君功德本乎創業之祖故止可及父母而不得及祖壓于創業之祖故也又疑如此父祖有間據先王制禮父服三年祖墓曾祖三月亦自有差等

若夫廟祀之典則又有可言者天子為百神之主尚當祭其國之無主後者見王制顧不得祭其父

乎別建寢廟不敢干宗廟之祀不亦可乎然則子之說無亦勸議者之說歟曰議之是者天理人心之同也議之非是者予不得而同也子盍亦上聞歟曰皇上至孝之心既已燭夫兩端之說矣大禮其次第舉矣予竊重夫禮官之固執而惜其弗加察也又慮夫紛紛之論真

成聚訟而或胎患也故為是答問者將以解學士大夫之惑而明我皇上至孝之心於天下也

醫辨 邱雲衢

藍子者學于老氏澹然于物外而嗜于醫或告之曰是亦欲為已耳夫情有所偏重志有所定趨而能謂無欲耶吾聞有道者心無所係而適適爾也藍子曰執術以求直天下之通志也役役焉耳吾將工於濟而不工于報也吾將得術而忘術也吾將一物我而忘之欲天下皆我忘也吾將以求仁也而子謂欲不亦異乎君子于

是乎多其能術于時或有病氣者鳴而走痛治者曰痰熱
中鬱氣由邪道耳劑之寒而疾日益或又曰鬱乘溫
則散抱寒則室乃劑之溫而疾日益藍子曰二者不知
中和之道也溫涼並施寒燠兼劑夫誰而憂治邱子曰
有是哉子之味也吾聞醫之道輔其弱抑其強而已矣
何有于是藍子曰人之一身猶天地也天地之氣陰陽
而已矣在人之氣寒燠而已矣陰陽相勝則天地疾寒
燠相勝則一身疾善者調而和之是故天地之氣和則
春無凜風秋無苦雨冬無愆陽夏無伏陰而萬物不疾

人之氣則六脉不亂五內不傷九竅不窒七情不鬱
而百体不疾夫益弱而損強治之善政也益之益之弱
將強至損之損之強以弱憊是豈利于和物之道哉是
故善將者無定筭趨其利于勢則強弱皆精兵也善治
者無定法趨其利于從則善惡皆馴民也善醫者無定
方趨其利于性則寒溫皆和劑也故曰膠漆之于不能
授以弄丸之巧藜藿之家不可語以大烹之調無他所
執者固而所知者拘也邱子瞿然曰達子之說可以使
功可以使過可以任賢而位能相之道在是矣作醫辨

血氣心知辨

張恒

或問楊止庵云後世以心知即理言道蓋指人心血氣心知一已所有者為言而非天下公共之道然乎予曰又心知即理言道辨者詳哉言之矣第直以血氣心知

血氣心知辨

及詳後名補

帖然心版也曰然則知有二乎

曰止庵有言聖人言知則一釋氏言知則三而引楞伽

經三識之文曰真識曰現識曰分別事識真識指虛靈言現識指知覺言分別事識指知覺交于聞見言羅整庵謂今之良知乃真識而知覺則現識與分別事識是

也夫佛覺也本識即本覺也現識分別事識即見聞知覺也近儒以本覺為良知故以紫陽窮致事物之理為支離而必指血氣心知闢之彼將曰吾所致者良知也非血氣心知之謂也曷不即以良知本覺辨之陽明子曰心之良知謂之聖釋氏曰心之本覺謂之佛即此兩言而釋氏陽明之學若合符契矣

小宗辨

羅虞臣

夫重本始聯族屬叙親疎別嫡庶莫大乎宗法傳曰繼禰為小宗夫繼禰之為小宗何也小宗別子之庶子也

血氣心知辨

張恒

或問楊止庵云後世以心知即理言道蓋指人心血氣心知一已所有者為言而非天下公共之道然乎予曰以心知即理言道辨者詳哉言之矣第直以血氣心知言恐談良知者猶未肯帖然心服也曰然則知有二乎曰止庵有言聖人言知則一釋氏言知則三而引楞伽經三識之文曰真識曰現識曰分別事識真識指虛靈言現識指知覺言分別事識指知覺交于聞見言羅整庵謂今之良知乃真識而知覺則現識與分別事識是

也夫佛覺也本識即本覺也現識分別事識即見聞知覺也近儒以本覺為良知故以紫陽窮致事物之理為支離而必指血氣心知闕之彼將曰吾所致者良知也非血氣心知之謂也曷不即以良知本覺辨之陽明子曰心之良知謂之聖釋氏曰心之本覺謂之佛即此兩言而釋氏陽明之學若合符契矣

小宗辨

羅虞臣

夫重本始聯族屬叙親疎別嫡庶莫大乎宗法傳曰繼禰為小宗夫繼禰之為小宗何也小宗別子之庶子也

庶子不得稱父故以長子繼已為小宗也是故繼禰之嫡諸弟宗之至二世之嫡其父之諸弟曰叔叔之子曰同堂兄弟共宗之三世之嫡其再從之伯叔兄弟共宗之四世之嫡其三從之伯叔兄弟亦共宗之舉三從而同父同堂再從之伯叔兄弟可知也是謂小宗至于五世四從兄弟視小宗之高祖為高祖兄弟無服也故各祖其祖為宗其各得自為宗可也謂其為與高祖異也宗之言尊也尊無二明無二嫡也宗以五世為限服盡也服者先王所用為宗子聯屬族人之具也服盡則親

盡親盡則廟燬故曰高祖遷於上宗易以下此之謂也然自漢儒議釋紛如卒不可解孔穎達曰族人一身事四宗并大宗為五考諸禮經原無四宗之說假令四宗為之宗法視子孫互有異同族人以一身事之將誰適從此決知某能行也四宗之說起于班固固之言曰宗之其為高祖後者為高祖宗宗其為曾祖後者為曾祖宗宗其為祖後者為祖宗宗其為父後者為父宗此固臆說也夫大宗以始祖為宗小宗以高祖為宗宗至四世族人雖各有曾祖及祖禰之親然視之高祖彼皆支

子支子不得為宗得為宗者高祖所傳之嫡而已是宗安有四乎或曰禮經所稱曰繼禰曰繼高祖何謂也曰據其初言則為繼禰自其終言則為繼高禰之傳嫡下及元孫元孫推而上及於禰然後為小宗者備矣夫小宗以五世為率五世之內雖父子祖孫相承然世之止一嫡耳序之昭穆別之以禮義而後族人尊之為宗故曰宗法有君道焉如固之說則宗有四嫡廟有二主喪有二孤土有二王甚非古者所以定名分防僭奪之義或又曰人之族數蕃庶有高祖同而曾祖有曾祖同而祖不同者不同者有祖同

而禰不同者吾為嫡可以主吾高祖之祠不可以主高祖叔之祠可以主吾曾祖之祠不可以主曾祖叔之祠可以主祖之祠不可以主祖叔之祠可以主禰之祠不可以主諸叔之祠謂其各有子孫也則宗安得不分而為四夫羣族之有宗子猶裘之有領也五世之族無二宗猶裘之無領也故嫡子可以宗父而支子之嫡不得為其宗嫡孫可以宗祖而支子之孫不得為其宗祖嫡之曾孫可以宗曾祖而支子之嫡孫不得為其曾祖宗何也以義屈也服屬未斬則尊不可貳也五服之外

支之嫡孫始得為宗者謂高祖已遷也故尊其曾祖為高祖可以自宗尊有所伸也五世未竭則高祖在上曾祖以下皆子孫也子孫同享高祖之廟統于尊也祭同廟享同時羣族之兄弟同在也宗之嫡主高祖及其曾祖祖稱之獻而兄弟各佐獻其祖禰于同室之上是故無奪嫡之嫌而一廟同享子孫曷常不各盡其孝思哉曰內則有云夫婦皆齊而宗敬終事而後敢私祭若子之說庶子無私祭乎曰此小宗事大宗之禮也小宗雖有嫡子然要諸大宗則庶也小宗雖奉四代之祭然要

大宗則私也故祭先公而後私先大宗後小宗尊卑之義也非庶子私之謂也大傳曰庶子不祭明其宗也斯先王所以重嫡庶之分而謹偪僭之防者也曰然則老泉宗法非歟曰洵以高曾祖禰之嫡分為四項是惑于四宗之說也其言曰繼高祖之嫡祈死而無子故其宗亡而虛存繼曾之嫡者曾祖之嫡宗善宗善之嫡昭圖繼祖者祖之嫡序序之嫡澹夫洵之曾祖祖皆庶也高祖之嫡祈死而無子則當以祈之弟福福之子宗曼為宗以繼高祖不應自為其曾祖立宗既為曾祖立宗則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五
洵祖當宗宗善洵父當宗昭圖不應復舍曾祖之嫡而又自為其祖立宗今人孰不欲尊祖而私禰然充洵之說是率天下亂嫡庶之分也何者大宗之嫡通夫百世也小宗宗之小宗之嫡止夫五世故五世之羣兄弟宗之五世之內無二嫡猶大宗也故曰大宗率小宗小宗率羣族族人之所事者此二宗耳不然則先王之宗法也猶官多而令煩也欲求其致理也得乎

東海若之臭瓠辨 孫七政

東海若之臭瓠其穢其狹其幽冥其安故不遷為糞壤

為螻虻為堅石柳州先生述之備矣一日東海若見柳子之文而驚曰噫嘻乎予何忘是臭瓠之鼻不誅逾千年也乃議流之西弱水流沙之域沈溺墊沒隨風流行達之八紘之表以禦魑魅無得汙此中國戒行有期東海之波臣聞之則介雲將師而謁諸東海若曰以臣覲之東海莫公平安分善揚海若之譽如臭瓠之德者而若一何誅之暴也東海若復大驚曰怪哉臣胡瞽亂若是有說則臭瓠并生無說則波臣并死波臣仰而笑俛而嘻而言曰臣安敢無說哉夫臭瓠之德亦極污蠖耳

顧能自安其穢不敢以穢大海也自安其狹不敢以狹大海也自安其幽冥不敢以幽冥大海也及若欲抉石破瓠盪羣穢于大荒之島而同之清流也則瓠自安其分突然而往終古不敢言變其德者彼豈不知冥腐之可畏清明之可浥而思一日自洗濯其惡哉誠內顧其德不敢以自同于清流耳且以是瓠而浮遊大海也大海不加汚焉益足以昭若之大揚若之芳馨予故曰東海之中莫公平安分善揚海若之譽如穢瓠之德者若縱欲誅是獨不見東市之贅蛙乎夫東市之井有買禽

焉為買于東海之澄拮据捋捺羽尾樵脩為巢六十年而始克家東海之百貨咸輳積以累鉅萬計而禽之贅為井底之蛙思欲盡攫井禽之室而無由也乃螻虻于井禽之腹蠶壤于井禽之役堅石于井禽之蓄藏靡不甘也靡不忻也以蠶井禽之家于是果盡攫井禽之室不遺鎚銖窟而藏之井此亦足以汚螻其身矣猶未也而乃幻為淫哇之音安忍為之以亂井禽之亂使井禽之鬼為若教氏此亦足以汚螻于物矣猶未也而乃澎腹攘臂而怒號於井梁曰予蛙之德莫馨若世皆穢予

蛙之德莫廣若世皆狹予蛙之德莫明且達若世皆幽
冥且拘躑躅而噫氣恣睢而滿意適一鵓雛之禽遇而
憐之呀之曰來井蛙予將濯磨汝于東海之清流矣則
復膨腹攘臂而嚇之曰東海之波孰清流予者得予之
清則鵓鳶之腐鼠皆鳶鳳之食矣汝疾去毋亂吾業
鵓雛之禽為弗聞也者而去之曰彼井蛙之王長也
而亦天之戮蛙也然則東海之臭瓠特形累耳未若東
市贅蛙漸于肌浹于髓腊于腎腸沈錮于膏肓而不覺
也向使井底之蛙與臭瓠繁芳比潔則臭瓠之不為許由

之瓢者幾希矣奚啻軼魏王之大瓠且蛙之藏東海之
波及也則亦東海之治也今若也垢疾不藏菟慝不殄
錯天之紀亂天之刑是謂反常上帝將誅東海若矍然
改容而遽謝曰微子予幾干上帝之誅哉乃亟赦臭瓠
不誅誅東市之贅蛙而東海之風益清

郡志辨疑 符錫

巴邱縣即玉峽驛古隸廬陵郡後省入新淦隸臨江舊
志沿革辨疑二類皆載周瑜墓周將軍廟而湖廣志岳
州亦有巴邱山兩地皆瑜身所歷一則曰留鎮巴邱一

則曰道於巴邱病卒遂使後人不能無疑者今按瑜本傳建安三年瑜領居巢長還吳授建威中郎將策欲荆州以瑜為中護軍領江夏太守從攻皖進潯陽破劉勲討江夏還定豫章廬陵留鎮巴邱又孫賁傳賁嘗擊揚州刺史劉繇繇走豫章及與策征豫章廬江太守劉勲江夏太守黃祖軍旋聞繇病死還定豫章上賁領太守江表傳曰時丹陽僅芝自署廬陵太守策留賁弟輔兵注南昌策請賁曰兄今據豫章是扼僅芝咽喉而守其門戶矣但當俟其形便今國儀伏兵而進使公瑾為執

援一舉可定也後賁聞芝病即如策計周瑜到巴邱輔遂得進據廬陵是為建安四年冬明年夏策薨權統事瑜將兵赴喪遂留吳由是觀之則瑜鎮巴邱者方數月而裴松之註云孫策于時始得豫章廬陵尚未能定江夏瑜所鎮應在巴邱縣是也至建安十三年春權討黃祖瑜為前部大督始擒祖于沙羨而盡有其地其年九月曹公入荊州戰于赤壁曹公狼狽而還是為十三年冬曹仁留守南郡十四年瑜與呂蒙等屢破之曹仁退權拜瑜偏將軍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等四縣為奉邑

屯據江陵十五年瑜自江陵詣京見權陳取蜀之計權然還江陵為行裝而道于巴邱病卒則所卒巴邱當在岳之巴陵而松之註亦云瑜欲取蜀還江陵應在今巴陵與前所鎮巴邱名同異處是也然史稱瑜卒權素服舉哀喪當還吳又迎之蕪湖蓋瑜本舒人今輿地志廬江宿松二縣皆有周瑜墓則瑜不葬巴邱亦明矣或曰周將軍墓當為周徹瑜之次子也封都侯以罪徙廬陵郡赤烏間卒於貶所理或然也

嗣統辨 沈際

禮行于天壤之間號為大閑者尊尊親親而已天子諸侯絕宗繼別大宗不遷尊尊也大人世及為禮得以傳之弟侄族人之子得後大宗親親也匪尊無忠匪親無孝二者廢一不可夫親親之倫昭穆為耳父昭則子穆子穆則孫昭雖支姓日蕃分有疎戚以祖視之在昭為父則在穆者皆子也有相嗣續之道焉况大宗者尊之統也嗣不可絕絕則後以族子為之後則誠子也持大宗者小宗降矣寧貳斬乎斯禮也大夫士且然君獨可畔乎哉所謂絕宗者言君尊者雖有合族之道族人則

不敢以其戚戚君耳非謂君無宗而親可廢嗣可絕也
孔子有言君子同姓皆有宗道焉又曰宗廟之禮所
以序昭穆也皆謂名位雖殊宗道一也夫世及之禮非
以其親耶非以其昭穆耶故君或無子則同宗諸子皆
可立為己子如不逮立則先君諸子皆可推為先君子
也為之後者禰其君親親也或禰其先君而不敢復禰
其私親尊尊也尊尊親親而統嗣之義兩得矣至謂長
子不得為人後者經也苟迫于權矣則重有所歸復欲
兩重而兼尊之得乎使于位則曰吾倫序當承也于所

後則曰吾有父焉吾承君之統耳非繼嗣也嗚呼非以
其親統不虛承既承其統而避之為嗣是廢昭穆懿親
而欲與舜禹異姓崛起與者齊衡也尊祖敬宗之道若是
恣乎故凡以旁支承統有所受焉者不問生禫遺迎不
計疎戚上下于所受之君皆為之臣為之子孫也其所
生之親移宗改禰仍為臣屬但不臣于己耳私報雖隆
不得而尊稱之焉是非薄于生制于義而不敢抗以禮
抑其情安其心萬世不易之公也議者如謂其不然而
曲為之解其亦誣聖經而遺其君親者禮云尊無二上

明文海 卷一百一十四 七
故國無二主家無二嫡焉昔魯考仲子之宮用致夫人
春秋訊之嫌二嫡也身繼一皇而復尊一皇是二主矣
其由來也有漸推其端妾母私尊之失啟之然與何其
防潰瀾倒日趋于尤而不可止也或曰生死不相及無
相厭也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斯謂至孝無所厭
而逞焉則將無所不至矣此愛禮者所為拳拳也

府隍神有二辨 徐渭

凡府之有城隍並一而吾紹獨二居卧龍山之巔曰隍
總管龐公珏守越有功德于民死而人祀之事詳舊

碑信矣一居其麓者不知其為誰或曰禱祀者處山北
則陟巔為便故巔有祠審爾則巔之祠似後麓或曰有
司以朔望謁神謂非便故麓始有祠審爾則麓之祠又
似後巔此祠則二而神猶一也或者又曰高皇帝有天
下舉百神而新封之合主以享諸隍主並仆而伏越獨
否夜乃上夢曰臣珏守越近不如呂珍願陛下進珍而
退臣事雖不行而民間譁傳其說故麓祠者民自祠呂
也或又曰當胡公大海攻越神嘗現巨履以怖胡及聖
祖擬新封神之主又值不仆將馳使斬首道士夢神言

令負以匿初未信也再夢乃獨肩神履如飛至巔重不可步曰神樂是也遂止茨以覆焉麓祠虛補以貌遂相推以呂以呂嘗守越乃吠堯如錄其功亦宜祀也審爾則祠二而神亦二矣考諸紀及問故老之有識者咸云高皇時未聞有聚主事即欲斬不仆者誰敢匿且高皇明聖寧有此及再夢說盡不經若曰巔祠便山北禱祀亦非民間所敢擅謂麓祠便有司謁者差近耳然審爾則祠雖二而神又止一矣向知是府漢中白公某者嫌兩神而汰其一得疫舉族塋是山之西則神又似真有

二耶其祠麓者果呂公珍耶或者又曰世一神而百奉者多矣二而汰其一亦似非宜然以予所考諸紀高皇更始定諸隍位無姓名直府爵比公曰顯佑公州比侯縣比伯其人詳祝文况有兩氏以人麓祠以呂則可也

三國為季漢辨 顧起元

名實也者御世之衡也有其實斯以其名予之亡實而予以名弗受也弗受奈何予之地之望也官之號也人之氏也驟而改之而呼之未有不色然駭者也改之今日失常改之古曰失真失常者變失真者偽變且偽不

廢而返焉者幾希故名實之間不可不慎也諸氏之為季漢辨也易其稱三國者而以漢統之尊帝胄也而其義非始于諸氏蓋蜀楊戲季漢輔臣贊為之昉也習氏之為漢晉春秋也朱氏之為綱目也郝經氏之為續漢書謝翱之欲為季漢表也皆是義也乃余讀其辨而于名實竊有疑焉獻帝之禪魏元康元年也次年而漢建國至魏景元元年國後二年而魏亡至晉太康元年而吳亡于是漢之亡也七年矣而書猶繫之季漢也夫有漢則奪吳魏而一之尊帝胄也漢亡矣乃有奪見在之

晉而附已亡之漢使晉亡其名漢亡其實不刺謬乎哉辟之宅焉巍然者甲之有也甲不能主乙奪而有之甲之族與丙復瓜分其餘而有之而人以為是巍然者猶甲之室也甲雖亡而甲之族在彼乙與丙固得之于甲者也則其名之曰甲焉可也已而甲之族又亡矣乙與丙復不能有又舉而授之丁矣而猶名其宅曰甲也然與否哉諸氏之擯二國而獨稱漢尊帝胄也帝胄絕矣沒其已亡之實而被之以虛名吾竊惧其舛也非獨此也春秋之序列國也公侯伯子男皆即其始封者而名

之吳楚之王其國自如而始終名之曰子以有周天子也至左氏之傳于吳曰王某若王闔閭夫概王之類于楚曰某王若靈王平王昭王之類天王在上儼然竊大號而有之左氏臚列而傳之而學者未聞有訾之者何也為吳志也者則曰吳王為楚志也者則曰楚王然則魏而曰魏帝吳而曰吳帝不亦可乎曰奚為而不可史記稱高祖曰漢王而稱項羽亦曰王稱諸帝后曰太后而南越亦稱太后今說者乃削二國之帝而名之黜其紀而世家之又降其后妃之號而夫人之令左氏操牘以從

吾不知其如是否也此又其名實之不相副者也且夫漢書之不帝新而名莽也蓋前臨之以平帝而後臨之以光武也曹丕之篡獻帝既以降而稱山陽公作虞賓矣吳之稱帝又在其後夫春秋之義稱王以貶吳楚無王則奚稱焉且論當日之勢以蜀漢而貶二國魏則雖敵也吳則唇齒也千載之後隱其鼎立之跡而削其雄長之名吾懼其非實錄也然則奈何曰帝漢可也帝漢而寇吳魏可也尊帝曹也而至其為二國紀也削其號而名之則不可義無不可裁而事有不可昧折以義則

可變弱而為強求以事則不可以虛而掩實况諸氏之說能削三國之名而繫之于漢而不能舉二國之君臣所謂世家列傳者強而附之于漢夫其不能強而附之于漢也毋亦其實終有所不容掩乎哉然則以漢為正而別載二國之事從其國史之體所謂為吳志也者則曰吳王為楚志也者則曰楚王即帝吳魏之君而后其后奚為而不可也余嘗總而論之三國之時第可以正系于漢而一統不可以于漢吳魏不得與漢爭族類而不得不與漢均名號春秋之義異姓為後漢之所以尊

于吳魏也而事不可掩則亦曰魏曰吳而已名實之際庶幾其亡咎乎嗟乎名實者御世之衡也而史也者又御名實之衡也諸氏之尊漢也其義正而篤矣而二義未盡愚是析衷之冀君子或有取焉嗚呼吾又以為伸諸氏之義毋若倣涑水氏之編年而正其帝魏寇漢之失也每年冠以漢號分紀二國于下稱漢以帝于二氏則系以國而不泯其名號否則姑從其舊史以漢為內以吳魏為外削陳壽三國之名而從李延壽南北史之例庶幾上不援獻帝下不援晉武名實參合較然無爽

垂之千載信而有徵又疇得而議諸即起左氏于九原而與之上下焉可也

明文海卷一百十四

明文海卷一百十五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辨

深衣辨 侯一元

嗟乎夫用禮豈不難哉先儒言深衣之用無所不可于是士大夫多以之正終余年及矣則喟然而欲營之顧其製白布而青緣者也乃羣之人則皆藍而青緣焉蓋諱白也而台州南渠王中丞者名公也又獨青而藍緣焉人初疑之余則獨敬之以為是求心而不泥古者

也顧未及深考焉耳愚因而溯觀儀禮士冠則主人元冠朝服不言色者與冠同也凡衣必同冠韡必同裳故冠禮始加緇布緇黑之也入者也則元端而元裳是太古之齊冠也士庶所同也士既冠則敝之而不復用也再加皮弁則素積以存古也三王之所共也三加爵弁爵色赤而微黑者也則絲衣而纁裳所以從祭也其見君則元冠元端而爵韡故曰彌尊豈復庶人之所可同哉內則曰子事父母緇冠緇衣而元裳誠以采而不以素也寧有用白哉禮曰無君者不貳采不貳采者衣冠

同色謂大夫去國有可弔之道必素衣素裳踰三月而後元端元裳也故曰冕衣裳者又曰衣白者山人蓋古之衣裳必上下異制而深衣中衣長衣則續衽同制皆取其簡焉耳續衽則衣長衣長故謂之深衣也夫玉藻所謂夕深衣者吾固不知其何色也然其中于朝服祭服也則謂之中衣中衣即襯衣耳不着于中而着于外則謂之長衣長衣素緣乃所以卜葬也又豈得為禮服而吉服也哉故知深衣者簡便之服也記者亦自言之矣而規矩準繩權衡之說特漢儒之文之焉爾獨不觀

之復者乎君以衾大夫以元纁而又曰不以襲也欲更
新也又不覩之襲者乎君衣百稱大夫五十稱而又曰
不盡用也欲隨宜也然而必曰畢主人之祭服焉今天
深夜者其可以祭乎哉不可以祭其可以正終乎哉雖
曰人之終事人之所弗得見也而固自見者也自見曰
明如以簡便自安是季孫之賜不足易而曾元之愛有
足多也嗚呼古今之變非一矣今欲易據案而席地易
三醴而元酒則惑矣古之蚕少績多故元黃皆績也特
以精為貴耳故衣則十五升冕則三十升也後世蚕既

盛矣又加卉服以佐麻葛故純為儉而麻為艱且玉藻
曰帛不裹布王制曰五十衣帛今尋常之人有不易帛
者乎而可以裹布哉嘗聞衲子以傳衣為得法不知其
有貴于衣者也可以以儒者而同之哉深夜之傳恐亦先
人之誤也愚以為有位者當服命服無位者可服深衣
生乎由是沒乎由是而勿為習俗之所移則善矣其有
不便于衡縮者自宜通之以唐之中若古之紳焉可也
惜吾不及南渠公之存而是正之也庸書以俟後之人

易簣之事自朱子疑之以為非曾子耶則一息尚存非正不處惟曾子能爾以為曾子邪則隨事精察獨何以受不正待童子而後更哉余嘗沈思而得其說焉蓋人道之始終也猶陰陽也之生為陽之死為陰陽主仁陰主義仁則寬舒義則剝割一物而二用者也大夫有賜士則受之服以拜賜固其宜耳是仁之方也士而沒于大夫之簣則不為士是故易之是義之制也吾何以知之吾以禮知之禮屬續則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婦人不絕于男子之手夫人之平居焉有夫婦而不同者哉而其嚴乃若此故之死而致生之不可也之生而致死之不可也吾又以是而悟申商之法其所以異于先王者刻覈而無息執一而不通耳蓋非法之罪也用法者之罪也故謝而不食則曾子微之母而不母則孟子非之歌而不哭則蘇氏姍之折板而諫則老臣迂之是皆有餘于義而不足于仁知簣之所不易而不知先之所受者也嗚呼非通方之君子其孰能與于斯哉

古書真偽辨 袁黃

古書之傳世也久真偽錯雜最為塗民眼目然有本真

而為後人所增亂者亦有本偽而誤認之為真者如本草神農書也議者以其中言豫章朱崖常山真定臨淄馮翊等處出諸藥物如此羣縣皆非神農時所有而因疑其為偽按本草辨百藥之氣味治臟腑之疾病此非古聖人不能著其所註郡縣乃後人所增耳不得以是而槩疑之也山海經禹益書也中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諸郡縣亦非禹時所有故人亦疑其為偽按山海經雖未必為禹益所作要亦是三代之書其郡縣亦係後所增不足疑也如史記司馬遷所作遷沒于武帝末年

而賈誼傳言賈嘉最好學至孝昭時列為九卿相如傳引楊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雅奏此等皆為後人所淆亂者若因是而謂史記非子長所作則誤矣至若三墳伏羲神農黃帝書寔係偽作故謂封拜之辭曰策策始于漢伏羲氏安得有之祭天地于圜丘大夫之妻曰命婦周禮始有之而謂天地圜丘息及命婦為黃帝之事誣矣相人之術起于衰世而聖人以形辨貴賤正賢否為神農之事又誣矣三畧六韜亦是偽作其中雜援軍職以足成之夫讖書起

于戰國之後太公時安得有之中畧謂三畧為衰世而作太公佐文王武王非衰世也六韜中其言多誣聖賢以自逞乃竊孫吳之唾而為之者也汲冢周書與程本子華子之屬亦係偽本夫汲冢之解周月則以日月皆起于牽牛之初按堯時日躔虛一度至漢太初歷始云日起牽牛一度何周月而乃起于牽牛耶其訓解則以雨水為正月中氣夫自漢初以前歷皆以驚蟄為正月中氣自太初歷始易之以雨水何三代之歷而乃預用漢之節氣耶若程本與孔子同時而其所著書語道德則頗襲

老莊之旨語專對則倣左氏之文作聲歌以指漢武朱雁芝房之事喻子車復竊韓愈宗元墓誌之意先後相符舛偽立見若爾雅雖未必出于周公然必古之君子為之不可以張仲孝友一句為疑也夫張仲為宣王之臣周公安得載其人然此必出于聞人之手非後人所能假創也左傳的繫邱明之筆議者以虞不臘矣一句謂秦始有臘邱明周人烏知有臘不知秦之臘以辰周之臘以戌此係祭禮列國皆有之何疑于虞耶至歐陽以十翼有子曰字遂疑非孔子所作宋咸嘗著論謂

文中子為後所假托實無其人矣王績有負苓者傳陳叔達有荅王績書曰賢兄文中子乃去元經以定真統陸龜蒙送豆盧處士序亦曰文中子生于隋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間修先君之業彼司空圖皮日休皆有文中子碑五子皆唐人其言鑿鑿如此咸獨臆斷其無真可謂瞽矣

八蜡辨 袁黃

禮八蜡一曰先嗇二曰司嗇三曰百種四曰農五曰表畷六曰猫虎七曰坊八曰水庸載在禮經明文具在鄭

氏乃去百種而增昆虫夫祝詞所謂昆虫無作者正祀神而求去之也昆虫乃害稼之物故蔡邕獨斷載祝詞云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虫無作方欲去之何為而祀之耶方氏亦去百種而分猫虎為二夫猫虎一物也所以驅田鼠之屬令其不害稼也若分之祀猫可也虎為在山之猛獸田家何為而祀之先朝有意于古禮下詔詢八蜡之寔而議者紛紛是非靡定先人作八蜡議獻議禮者未知其當意否也

揚雄不仕王莽辨 袁黃

揚子雲蓋荀之流亞也漢唐以來甚尊之至宋儒始訾議排擯書之綱目而曰莽大夫由是遂負大垢而不容于世矣其劇秦美新之作尤為衆喙所斥近泰和胡正甫辨謬甚悉其言曰往予閱揚雄仕莽投閣劇秦美新竊怪才魁竒如雄而媚莽後見程叔子取其美厥靈根之語愕然曰雄乃有是語乎又韓退之邵堯夫司馬君實諸君子咸稱其說往往怵予心已乃取法言讀之其細六經翊孔顏義甚深又常祿隱不求顯位而深斥公孫宏之容且曰如誣道信身雖天下可為也予則嘆曰

世之論雄其然豈其然乎終無以決于心最後讀雄傳稱雄有大度自守泊如仕成帝哀平間未言仕莽獨其贊為雄仕莽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余考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于所謂年七十一者又相牴牾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音竒其文而音薨于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雄存于莽年者妄也其云媚莽妄可知矣予懷此已久今年春按部郫縣而雄郫人也讀其邑志

得其鄉人簡公紹芳辨証尤悉簡引桓譚新語曰雄作甘泉賦夢賜出收而內明日遂卒而祠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永始四年去莽尚遠而劇秦美新乃出于谷子雲以其字之同而誤污之班史亦不能詳考以予校之莽自平帝元始元年號安漢公今法言稱漢公且天漢興二百一十載爰自高帝至平帝適合其數也而謂雄卒永始亦未必然計雄之終當在平帝初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平哀故稱三世不徙官若復仕莽詎止三世哉由是知雄決無仕莽投閣美新之事而簡公

謂班孟堅早世而曹大家輩傳訛豈不信然當平帝末莽已有都四海代漢室之形矣而雄猶稱漢道如百中天力不能回莽而假法言以諷切之雄之意深矣諒乎程叔子之言曰閣百未必能投曰然則史不足信乎曰太史公記子貢宰我一以為遊說一以為叛亂是亦足信乎而孔子主癰疽百里自鬻當時之言誼甚也奚獨雄哉予悲守道君子蒙誣千載故因簡公之言而畢其說

詩亡辨 袁黃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此論世道升降之會乃王政盛衰之大節也解者乃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然則所謂詩亡者豈獨指雅而風與頌不在內耶予懷此疑久未能決近見金華王柏所論而其疑始釋柏之言曰若夫子止因雅亡而作春秋則雅者自為朝會之樂春秋自為魯國之史事情濶遠而脉絡不貫且孟子言詩亡非王者之詩亡也凡風雅頌皆在其中其跡熄二字包含有味然後二字承換接有序若以為浮辭而略之則情間而理迂非孟氏之旨也河汾

王氏窺見此意直以春秋詩書同曰三史其義深矣王命曰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自昭王膠楚澤之舟穆王迴徐方之馭而巡狩絕迹諸侯豈復有陳詩之事哉民風之善惡既不得知其見于三百篇者又多東遷以後之詩不過得之樂工之所傳頌而已至夫子時傳頌者又不可得益無以見諸國民風之善惡然後因魯史以備載諸國之行事不待褒貶而善惡自明故詩與春秋體異而用則同也王公之言如此可見孟子所謂迹熄者乃平王東遷不復巡狩王者之轍

迹不行于天下也非泛指政教號令也巡狩絕迹則列國無復陳詩之事故曰詩亡非獨言雅也若謂平王之詩雅降為風則正月之篇云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固幽王以後詩也及列于雅何哉關係至大不可不辨

喪服辨 袁黃

喪之為服也非文具也將以表其中心之哀而自致其情也故有喪之文有喪之寔如建文君服太祖之喪欲行三年之禮而羣臣固執以為不可建文遂請治民事神種種不廢而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獨盡其居喪之

實羣臣不能奪洪熙初即位語輔臣曰喪禮一如建文可除者服不可不盡者心此聖人高出千古之事也吳幼清服制考詳云為母齊衰三年而父在則為杖期豈薄于其母哉蓋以夫為妻之服既除則子為母之服亦除家無二尊也子服雖除而不飲酒不食肉不居內居喪之實如故則所殺者三年之文而已實固未嘗殺也女子在室為父斬既嫁則為夫斬而為父母期蓋曰子之所天者父妻之所天者夫嫁而移所天予夫則降其父婦人不二斬者不二天也降已之父母而期焉夫之

父母亦期期之後夫未除服婦已除服而居喪之寔如故夫其舅姑之服期而實三年也今于為母父在父亡皆齊衰三年婦為舅姑亦三年矣若果能明于王制禮之意與于婦所以居喪之實雖不增亦無傷也古者兄弟之妻無服推而遠之也然兄弟之妻之服已之妻有娣姒婦之服一家老幼俱已有服已雖無服必不華其躬宴樂于其室如無服人也同爨且服摠朋友尚加麻隣喪里殯猶無相杵巷歌豈獨于兄嫂弟婦恣然如行路乎古人制禮之義有在也今兄弟之妻亦有服矣不

知古先聖王之不制服其意未嘗薄也後世有所增改者皆溺其文昧其實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古人所勉者喪之實自居于已者也後世可勉者喪之文可號于人者也誠偽之相反遠矣又儀禮于出母為父後者則無服是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世俗不知恩義輕重之別往往于出母嫁母又欲持喪此所為知母而不知父禽獸是也不知父在母死猶不得終三年喪蓋尊祖敬宗家無二主之意匡章猶知此意不欲以改葬欺父如知奉出母為厚道而忍視亡父為路人則綱常紊

矣宋郭稹幼孤母邊更嫁王既而母亡稹解官服喪知
 禮院宋祁以為過禮詔下有司博議馮元奏听稹解官
 申心喪蓋不得成服者朝廷之正法而心喪自盡者乃
 人子之至情所謂自盡其實者也至民生于三事之如
 一獨師不制服者非薄也當以情之厚薄教之深淺處
 之也孔子喪顏回當時諸弟子于師之厚也若喪父而無服若喪子而無服近世王伯安卒門弟
 子各私製烏王汝中無父母則麻衣加經錢德洪有父
 母居越則經居姚則否皆合于禮而可行者也

肉刑辨 表黃

後儒之論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能致治者未之
 有也蓋以肉刑為聖人良法云斯言也經學不明誤之
 也書云象以典刑流宥五刑談肉刑者據此矣執經而
 議慕古之士多惑焉按漢文詔曰有虞氏之世畫衣冠
 異章服而民不犯武帝詔亦云唐虞畫象而民不犯象
 以典刑此明訓也故白席通云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
 也犯墨者蒙中犯劓者頽其衣犯髡者以畫其髡犯宮
 者靡靡草履也大辟者布衣無領夫亦有所本矣傳或
 唯據也以經解經可乎呂刑曰苗民惟作五虐之刑爰

始淫為劓則桮黥曰惟作曰始淫苗以前無有也孰誣
舜哉四凶之罪流已耳竄已耳未聞用肉刑也當虞之
時豈復有犯咎觸憲踰于共驩輩哉舜之命陶曰五刑
有服儒者曲為之訓曰服其罪也五刑之服對五流之
宅言之宅為民之舍則服為民之衣無疑矣宅以別流
罪故為三等之居服以別刑罪故為三等之就蓋五色
一匝曰就戴記一就七就可考也果如世儒之訓豈流
者不當服罪耶大都治民之道賞罰其身者淺而賞罰
其心者深堯舜章德以服懲惡以服所謂賞罰其心者

後之治民者類以身而不以心刑愈繁亂愈滋矣今固
不行肉刑也然使聖人賞罰其心之道不明于天下則
肉刑之言誤之也予固不可不辨

陳圖南蛻骨成仙辨

王尚綱

仙非可學而至也愚于陳搏乎驗之夫長生不死世之
所謂仙也自有生以來安有所謂不死之人哉蓋命之
修短各懸于氣之稟受而不係于人之修為孔子何人
壽止七十二則聖人固若是耶粵維上古氣_厚厥生各千
餘歲至堯舜時猶踰百歲繼此維人物稟受差殊而天

地之氣亦薄矣修長者猶間或一值焉如錢何學顧七
百餘歲乃若陳搏卒年一百八十有奇今考漁釣媪乳
之傳雖若難倍要其生固自于人異者頭顱骸骨今篋
置硤中死有足徵世猶以蛻骨成仙云者術士之妄惑
之也辟諸星麗于天光彩燦爛猶人之生也隕而為石
搏之骨是已蟬脫羽化尸解飛昇仙家幻妄卒歸于此
烏爾矣乃使世人絕欲尊氣貪生妄想卒之猶速其死
者昔駢踵聚禍不甚邪是故世儒立論執以為無者不
知間值之說者也過以為有者不知稟受之說者也學

之而至者亦其稟受之有者也否則學以顏子難矣是
故程子以為天下至難事其知言哉嗚呼仙本非學也
必欲學焉終以無成老且死而不悟聖人所可學也天
下其幾矣棄聖人之道而學仙無惑乎退之皆以為自
棄其身爾夫苟以為聖人果不可學而至也則學仙之
妄可熄術士種種之說尚足以禍天下哉

荆蠻辨顧彥夫

史記秦伯逃之荆蠻考其所都實今之蘇常而謂之勾
吳者及讀禹貢則曰淮海惟揚州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定震澤乃古揚州之域即今之湖與蘇常者也其謂荆
蛮者何蓋古者中國亦有夷狄如徐戎淮夷之類是已
徐戎者非徐即戎也戎而處于徐者也淮夷者非淮即
夷也夷而處于淮者也則知荆蛮者亦蛮之處于荆者
也或蛮嘗徙于揚泰伯逃其所徙之地者也或始逃于
荆後至于揚封于吳者也吳即揚之一陽宣王命方叔
伐楚詩曰蠢爾蛮荆王子朝奔楚使告諸侯亦曰胤在
荆蛮則知荆蛮非揚州之土產也信矣荆與揚固皆中
國也而皆不能以無夷歷世既久斷髮文身之俗或變

之或除之或遁而去之未可知也或曰春秋夷吳楚何
與曰春秋之夷吳楚以其僭王也夷其道夷其人非夷
其地也其地固皆聖賢之封國禮樂衣冠所從出者胡
可夷也予每見江南詩禮家家譜必曰吾始祖從高宗
渡而南者也又或曰吾始祖官于斯遂家焉者也間見
宋初遺譜亦皆委曲遷就曰吾始祖非江南人也求其
故而不得得非惑于史遷之說亦以荆蛮之種自諱故
更相蹈襲而謬妄矣此邪不然江南亦大矣何獨無一
人吳產也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固皆不足

為舜文累也蚩與夷奚足為江南之輕重哉然予吳產也產于吳而不知吳之自不可也作荆蠻辨

格物窮理辨 沈懋孝

孔子曰舜好問好察執兩端而用中孟子曰舜舍己從人見善行聞善言若決江河無非取諸人者蓋唐虞以前去繩契未遠聖人問察好善如此其勤即是日用行事之實亦其終身得力處非另有一段學問事所謂臯稷輩何書可讀者也至吾孔子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孜孜敏求發憤忘食識大識小何所弗學蓋自傳說師

古敏求之言一出此乃指坟典邱索及其當代典制之書言之耳吾孔子因之所為論垂六經者大半在載藉半在諮詢遂以此立教引人此又孔門諸子博文之學脉也然孔子固曰博文而約之以禮乃可弗畔多聞多見為知之次孟氏亦曰博文詳說將以反說約學問無他求放心而已此以反歸自心自性為貫一之宗而假途于聞見即子思子所云尊德性而道問學者也原其主意超然在博文之外開其脉絡不離見聞之間然則格物窮理又豈在誠意正心之前一步哉合言之者甚

是也以先後分言者此自曾子之學境即孟氏已覺其
歧而正之矣孔子他日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我有知
乎哉無知也孟氏直指孩提之知愛親敬長乃是性中
良知即此之知可以達之天下可以使天下均平堯舜
之道如此而已此則直提真知一脉以接堯舜明德之
傳乃人生一大頭顱了此更無餘事而格物窮理之條
緒總之包括其間此即孔子予欲無言書不盡意人以
予多學識之者乎而實非也舍是三義者自向凝審中
獨証獨悟則象山陽明雅意為南宋末學之採者非欲

捐去格物也以直明德性不假外求來湊泊云耳將非
今日之人心明白乎如八門最初一路必盡格天下之
物然後可格天下物理終身寧有盡時即如治水一節
虞廷當格之物宜無大此者矣堯以耄老諳習而任鯀
九載此于水之道或不盡知如知之豈無碩畫即禹嗣
鯀之緒歷八年婦定八年之前亦有未盡知者如知之
何以不用幾諫而用蓋愆乎以此論之天下大政大疑
聖賢所不知者何限宇內物態土風殊竒變幻豈有現
成冊子一一可憑也者故云堯舜之知不徧物此將物

之一証也管蠡如斯以質明者郢斤成風願承斲削焉
 自漢來九經止列論孟則學脉自清八條目分先分後
 是戴記中層累文字殆非孔子之經朱元晦信之太過
 耳其七條皆有傳獨缺格物竟接誠意正是其妙解晚
 年自悔曰可惜半生心力費在故紙堆中又云月滿虛
 堂下指遲冷然清夜撫絃時其在然乎非與之介耶後
 學虛懷自宜領此

明文海卷一百十五

明文海卷一百十六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辨

茶乳辨 方弘靜

張子韶供十六大天茶變為乳書偈自竒此子韶痴于
 佞佛耳茶供清矣佛何取于乳王肅茗飲酪奴之談蓋
 以媚世鄙矣佛見亦爾邪佛若喜乳當以乳供楊枝水
 不勝洒矣麻姑擲米為珠砂王方平猶云年少狡獪即
 使此乳果茶所愛亦惡足竒偈云子若或生狐疑想問

此乳從何處來乳從何處來豈佛天來耶佛天清淨何從有乳邪子韶名儒乃為僧輩戲弄如嬰兒一黠一痴可慨哉頃覽雲陽傳壁上水安知非蜜而遽云甘露王元美亦易其言矣余意子韶之乳其元美之露也金陵廖憲副父為廣信二守兩世事修煉一日丹炉烟中作洞賓現舉家祈拜神仙降丹必成矣余聞之嘆曰呂仙徒能尺許狀火焰中良苦亦能丈人金身乎無何憲副告行聽補余微叩之似有得意然察其色不擇余心念之刀圭入口何繫一官為未幾道人盜其金逃而憲副

疾作矣子韶所謂供佛佛現供天天現徒以茶乳證耳豈若洞賓現相儼然臨之耶已為狐惑乃欲掃人狐疑良可憫也

辨惑 孟思

陰陽家以左為上曰青龍也右為下曰白虎也小民惑焉龍川子曰此術家之淺事訛亂之甚者愚人不之知耳曰青龍者東方蒼龍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也曰白虎者西方白虎七宿奎婁胃昂畢觜參也乃懸象于天無與乎地地非其所司也地道尚右于卦乾始乎西北

于地山陵西北為上地不滿東南西北高東南下也于
 兵右後山陵前左水澤於人右手足剛力于禮太廟太
 祖西坐正東向之位于賓賓自西階主自阼階于官不
 稱職為左遷于士古人稱人之賢才者無能出其右然
 則右者宜高宜大宜弘敞而阜厚之勢也今京師帝王
 之宅也亦云右擁太行後枕居庸不云有左高處為形勝
 也然則尚左者乃夷狄之法爾故曰微管仲吾其披髮
 左衽朱子曰中原山脉自西北來故西北者天下之脊
 三代漢唐皆以西北制天下我朝建都亦必不東南而

定鼎北京者西北之勢不可不據之也

九邊辨瞿九思

九邊者何遼東也薊州也保定也是為東三邊宣府也大同

也山西也是為中三邊延綏也寧夏也固原也甘肅也是為西三邊

邊或問曰若是則塞上凡為邊者十其曰九邊何也曰

謂保定在內地其曰九邊去保定而言之故隆慶歲已

巳大司馬霍襄敏小司馬曹介肅所上九邊圖說置不

言保定也或又曰然則胡以保定為邊曰今制塞上設

制置使其東設制置使一治密雲謂之總督薊遼保定

軍務領順天巡撫一治遵化整飭薊州邊備遼東巡撫
一治廣寧保定巡撫一治真定其中央設制置使一治宣
陽和謂之曰總督宣大山西軍務領宣府巡撫一治宣
府大同巡撫一治大同山西巡撫一治太原其西設制置使
一治固原謂之曰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領延綏巡撫一
治延綏寧夏巡撫一治寧夏陝西巡撫一治西安甘肅
巡撫一治甘州蓋保定即內地其邊塞有紫荆關倒馬
關龍泉關謂之內三關皆虜所嘗窺伺地密雲總督使
既制置保定軍事以是謂保定為邊也或又曰保定巡

撫使與民事乎曰然曰夫既與民事又安得為九邊巡
撫乎曰畿內之為巡撫者二順天巡撫使謂其近京師
地重故領順天永平延慶保安凡僅僅為郡者二為直
隸州者二保定巡撫謂其去京師遠故令河間保定真
定順德廣平大名凡為郡者六其居平察吏安民與內
地巡撫使同及秋高其守邊備塞即與塞上巡撫使等
山西有雁門關偏頭關寧武關陝西有下馬關即去胡
中近然內地故備雁門者不名之曰雁門巡撫而名之
曰山西巡撫備固原者不名之曰固原巡撫而名之曰

陝西巡撫謂其雖邊本實山西陝西巡撫與浙江江西
 巡撫同及秋高則出旁近塞備邊方其治民事是之謂
 內地使及其飭戎備是之謂邊地使故順天巡撫保定
 巡撫山西巡撫陝西巡撫謂之曰腹謂之曰邊皆無不
 可也或又曰大同延綏寧夏甘肅夫既有巡撫矣此大
 同延綏寧夏甘肅民事山西巡撫使陝西巡撫使復治
 之則是侵大同延綏寧夏甘肅巡撫使事權也設弗治
 則大同固山西地延綏寧夏甘肅固陝西地又安在其
 為山西陝西巡撫也曰大同巡撫使延綏巡撫使寧夏

巡撫使甘肅巡撫使專治兵事則所在巡撫使專

治之山西巡撫使陝西巡撫使不得使官也山西巡撫

使陝西巡撫使兼治民設關涉吏事即大同延綏寧夏

甘肅者皆得論奏之謂其全晉全秦巡撫也或又曰若

是則方今天下凡為邊者十而獨謂之曰九邊安知非

去雁門山西鎮固原陝西鎮而言之子何以獨言去保定而

言之也曰吾以九邊圖說圖山西圖固原獨不圖保定

知之也或又曰則是陝西若延綏若寧夏若固原若甘

肅凡四邊而方今制置使其為秩曰總督陝西三邊軍

務此疑必東之為塞者三曰遼東曰薊曰保定中央之為塞者三曰宣府曰大同曰山西西之為塞者三曰延綏曰寧夏曰甘肅與遼東諸塞為九恐固原不得號為九邊如何曰非也固原之為重鎮自成化庚寅于今矣固原不得列為邊而誰當號名為邊者其不曰總督陝西四邊軍務而曰總督陝西三邊軍務此特偶不察仍舊貫未及遽釐正之然今閱視者其為秩已稱閱視延寧甘固矣安可謂固原不得為邊也或者曰固原在寧之西甘之東閱視者其為秩當稱延寧固若將謂甘肅

為雄邊而固原屬其後若以是疑固原不得為九邊也曰延綏寧夏甘肅之為鎮自祖宗時已然矣若固原之設屯戍自成化庚寅始也草制者之以延寧甘固為序以其時先後言之遵祖制也夫義各有攸當譬之遼東在薊之東草制者當曰遼薊保定今乃曰薊遼保定謂薊在畿內故以遼後于薊所以尊京師也或者曰今塞上之為巡撫者十遼東一順天一州薊保定一宣府一大同一山西一延綏一寧夏一陝西一甘肅一塞上之為總戎者十遼東一薊州一昌平一保定一宣府一大

九邊辨

改評法名補

同一山西一延綏一寧夏一陝西一甘肅一由巡撫而論則塞上當為邊者十由總戎而論則塞上當為邊者十一乃獨言九邊者何曰昌平後陵寢所在去黃花獨石近文嘉青肅申茂台特為設總戎薊昌遼保即號曰四

如九州野九紘九埏九土九域九

兩皆是故馬端毅上九邊圖考時

榆林保定山西尚未設鎮僅六邊亦謂之九邊許襄毅

上九邊圖論時保定山西尚未設鎮僅七邊亦謂之九

邊方今薊昌遼保宣大山西延寧甘固凡十一邊亦謂之九邊學者不以詞害意可也

天妃辨 朱浙

世衰道微鬼怪百出俗所敬信而承奉之者莫如天妃而莫知其所自始宋元間吾莆海上黃螺港林氏之女及筭蹈海而卒俚語好怪傳以為神訛以傳訛誰從辨詰天妃封號則不知起于何時按誠意伯劉伯溫先生所撰台州路重修天妃廟碑有云天妃之名不見經傳國朝都燕轉江南之粟由東萊黑水過之梁山秦皇帝

同一山西一延綏一寧夏一陝西一甘肅一由巡撫而論則塞上當為邊者十由總戎而論則塞上當為邊者十一乃獨言九邊者何曰昌平後寢所在去黃花獨石近故嘉靖庚申歲始特為設總戎薊昌遼保即號曰四鎮恐昌平不得為塞上九邊之說吾前所論是矣然大要古今論輿地稱九如九州野九紘九埏九土九域九河九川九江九圍之屬皆是故馬端毅上九邊圖考時榆林保定山西尚未設鎮僅六邊亦謂之九邊許襄毅上九邊圖論時保定山西尚未設鎮僅七邊亦謂之九

邊方今薊昌遼保宣大山西延寧甘固凡十一邊亦謂之九邊學者不以詞害意可也

天妃辨 朱浙

世衰道微鬼怪百出俗所敬信而承奉之者莫如天妃而莫知其所自始宋元間吾莆海上黃螺港林氏之女及筭蹈海而卒俚語好怪傳以為神訛以傳訛誰從辨詰天妃封號則不知起于何時按誠意伯劉伯溫先生所撰台州路重修天妃廟碑有云天妃之名不見經傳國朝都燕轉江南之粟由東萊黑水過之梁山秦皇帝

射蛟之處風飄浪楫莫不委命天妃薄海州郡凡立祠
宇朝廷歲遣使致祭惟謹天妃之號意者起于斯時與
夫上天至尊無對誰為媒妁以海濱村氓弱息作配于
天其無禮不經謬恣舛逆與鄴人為河伯娶婦之事尤
為怪誕也大抵故元尚鬼各處守土之官撫拾神異以
聞于朝輒取封號今荒山野廟之中宣封護國侯王者
在處有之而天妃以女身獨存又云顯跡海上故海上
人尤尊事之夫人情窮感則籲天呼_地以祈幸免今夫楫
扁舟破巨浪颶風簸揚天地顛倒何恃而能無恐俗傳

天妃之神能偃風息雨出死入生是以凡以海為業者
尤所敬信而有急則皈依焉然風濤漂沒葬于魚腹者
何限也幸而不死則歸功天妃指天畫日以為得天助
也互相誑誘轉相陷溺至于居常疾疫孕育男女行旅
出門必以紙幣牲物求媚而行禱焉甚矣俗之好怪也
莆禧海上有天妃宮凡番舶往來寇盜出沒其瞻拜致
禮修齋設醮歲以為常而其所如往亦必盱眙偵伺環
玦許可而後行夫神聰明正直而一焉者也謂之天妃
惟曰其助上帝顧乃混處人寰閭黷穢濁濤張禍福以

應擔夫爨婦饑人妬婢囁嚅啜之求甘為盜賊向導以度劉剝割無罪之人所謂聰明正直而一焉者也其福善禍淫之理果安在哉吾鄉國清塘上舊有天妃廟八境承事勤于祖妣其土偶設像男女混雜其衣服往往為人褻去撐柱支體守者數以窩盜發覺前郡太守雲泉吳公毀其薪木以新弼教公館夫不能自庇其身乃能造福于人一畝之宮不能以陰靈呵護俾勿壞乃能凌越鯨波萬里之外以救胥溺之危不亦难乎要之所謂天妃者亦古之寓言所稱亡是公烏有先生之類

耳或曰近歲壬辰給事中陳侃行人高澄奉朝命使琉球國著使事紀畧記其中流遇風檣折柁毀得天妃之力救助而免燁燁紅光其驗甚著為修長樂縣右廟宇且云將聞于朝此近事也顧不足信與則應之曰天子百神之主五岳四瀆皆封內之神載在祠典今輟侍從貴近之臣賜以一品章服齋壘書冊拜四夷君長其事甚鉅而陽侯海若固宜受職焉顯赫光降扶顛持危以終明天子撫綏海外蠻夷之意此理之所宜有亦何假于天妃哉又安知其非出于舵人舟子倉卒震怖目眩

心悸得于恍惚疑似之間指無為有如此謂溺鬼神者獨覺形聲邪弘治初吾莆乾亨黃大行奉命出使外國大風覆舟當時天妃之神何在坐視鄉人之溺而不之救耶易曰濟險利涉大川其濟與否則有幸有不幸焉今幸而濟則歸功于天妃為之立廟又為張大其事以聞諸朝事出給舍誰復叅駁以明其不然則天下之惑滋甚昔唐時狄仁傑觀察湖南毀淫祠千八百所所存惟夏禹秦伯季札伍員四廟使天妃廟宇之在其時應存與否抑不知梁公生于今日仕于本朝將命渡海得

免風濤歸報天子必爾為否也吾郡于古為荒服去中洲最遠而九鯉何氏兄弟昇仙范侯托夢之事與天妃之神皆起于山陬海澨齊諧糝說而傳聞于四遠四方之人無不從而覈其實皆以為真有之也而莆之宦遊四方者又從而以是而夸詡之以實其事則其惑世誣民比之佛老二氏其禍為尤烈也故為之辨嗚呼此豈可與俗人言也哉

納甲配卦辨 馬森

夫乾南坤北離東坎西乃先天八卦方位對待之體也

巽南艮北震東兌西乃後天八卦方位流行之用今大明歷六十四位向生既以乾巽艮坤分居四隅于子午卯酉四正則離坎震兌居之其震在卯位甲乙分隸之離在午位丙丁分隸之兌在酉位庚辛分隸之坎在子位壬癸分隸之合十二支四隅之卦而二十四者此萬古不易之定位也即斗柄初昏所指十二辰月令之位明證無疑矣配以後天八卦方位為定猶之可也而八干與寅申巳亥辰戌丑未之方又何所取于配卦邪至復以納甲之說強合先天卦配是何義也考納甲法祖

于先天以月消長盈虧出没之方取象震兌乾巽艮坤卦爻奇偶乾納甲壬坤納乙癸震納庚兌納丁巽納辛艮納丙而坎月離日朝夕出没之方且謂二卦得乾坤中文中者土位而納戊己戊陽土也納于坎己陰土也納于離雖出邵說以明盈虛消長之理亦似有牽合夫先天乾南也南本午位乾陽生于子中而極于午由月朔以至望亦一月陽之極也故月光圓明見于東方之甲日與月合朔在壬故乾納甲壬甲者陽之首而壬陽干之終也坤北也北居子位坤陰生于午中而極于子

由月望以至晦亦一月陰之盡也故月光虧暗見于東方之乙其明虧盡無先則在于癸也故坤納乙癸乙者陰干之首而癸陰干之終也以乾坤為衆卦之父母坎離為日月之門戶故其說如此以論盈虧探氣候若修養別術可矣參之後天配干定方位不亦戾哉且曰乾坤老亢而不用蓋自矛盾矣又嘗因而考渾天甲子之說曰乾為天為君為父有覆育之功剛健正直遂乘金德而生呼九者九是極陽之數甲者陽干之首壬者陽干之末子者陽氣始昇之神而衡于午故得納甲子以壬午

繼之坤為地為母有發生輿載萬物之功柔順利貞遂乘土德而生呼六者六是陰中之數乙者陰干之首癸者陰干之末末者陰氣已昇之神而衡于丑故得納乙未以癸丑繼之乾稱君父既乘金而生遂以六庚配與長子震六辛配與長女巽子午屬庚所以震納得庚子以庚午繼之丑未屬辛所以巽納得辛丑以辛未納之陽倡陰和夫倡婦隨故以事付于坤坤稱老母既乘土德而生遂將六戊配與中男坎六己配與中女離寅申屬戊所以坎納得戊寅以戊申繼之卯酉屬己所以離納得

已卯以巳酉繼之坤為母之道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
歿從子故以事付與子坤乘土德是陰土以木為夫夫
生者為子故以火為子遂以六丙配與少男艮六丁配
與少女兌辰戌屬丙所以艮納得丙辰以丙戌繼之巳
亥屬丁所以兌納得丁巳以丁亥繼之其說又與以月
論者不同蓋支離不經矣惡足憑信哉若十二支月分
復為子月臨為丑月泰為寅月大壯卯月夬為辰月乾
為巳月姤為午月遯為未月否為申月觀為酉月剝為
戌月坤為亥月則載在陽傳以明陰陽消長歲運氣候

之流行者亦不可畫地定坐向而不易方也時師陋術
而併以六十四卦之圖列之羅經二十四位之外不知
何拠是誣民也

分金用卦辨 馬森

地理有分金者考其說主于定羅經之南針而言也其
曰戊巳得天地之中天五地十之數故中處以為金母
金伏于天干之戊土制于地支之午火藏于地支之子
水故謂分金宜以戊子戊午居子午之中也古者土圭
之器其體以木其用以金或亦緣此但考周禮土圭亦

無詳其說竊意今做而羅經以針定于午是其遺法也
原夫針之必向子午者蓋以金化成于水火寄跡于土
中是以針中于子午而為正也子午之中正既定則天
氣由此而推地氣由此而正矣天有二十四氣為一歲之
運循環無端有二十四向為一定之位分布不易其實
不外乎陰陽五行而已故天以一生水坎者水之位也
故居正北癸得地六之陰水之柔也故癸次于坎水不
止則流蕩必以土正之乃能生物丑者土之柔也故丑
次癸艮為山土之剛也故艮次于丑而居東北所以代

震之施化也水土合而氣化將以生木寅為稚木故次
于艮甲得天三之陽木之剛也故甲次于寅震者木之
位也故乘卯而居正東乙得地八之陰木之柔也故乙
次于卯木非土無以盛辰者土之氣也故辰次于乙木
者陽之稚也木非旺不能生火故巽為旺木而次于辰
木旺極必資生所以生火也故巳次于巽丙得天七之陽
火之剛也故丙次于巳離者火之位也故乘午而居正
南丁得地二之陰火之柔也故丁次于午火旺必有止
所以生土也未土之稚也故次于丁坤者土之正氣也

故坤次于未土旺必生金申者金之初氣也故申次坤
庚得天九之陽金之剛也故庚次于申兌者金之位也
故秉酉而居正西辛得地四之陰金之柔也故辛次于
酉非土無以成戌者土之氣也故戌次于辛金不盛不
能化故乾為旺金而次于戌金盛極而化成所以生水
也亥者水之稚氣也故亥次于乾壬得天一之陽水之
剛也故壬次于亥其二十四位實定于此其卦位則後
天之八卦四時之運乾坤之用也在天主氣運之流行
在地主方向之定位而以八卦相錯分布于十二辰以

足四隅而司四正甲丙庚壬乙辛丁癸八干分隸于子
寅子寅辰午申戌丑卯巳未酉亥十二支辰四方之間
戊己二干則以屬中央之土不列方位而寄于辰戌丑
未艮坤之方即此可以明五行生剋制化而旺相胎沒
死休囚廢皆自此而推測之凡山龍砂水動靜興衰即
由事裁取以辨真假審吉凶用之而不窮矣又何必強
取于卦氣雜之以不可通之說邪今考分金論本自叢
辰篇黃石公傳中有聖人因八卦以推天時用地支以
配天干制為土圭別為地宜以立人極稱為陳搏註釋

之文有田歸歲大卦所用除却坎離震兌不用每值戊
 巳之位為本月之卦以次行之則甲子得頤丙子得中
 孚戊子得復庚子得屯壬子得謙此子癸宮之分金卦
 也乙丑得睽丁丑得升己丑得臨辛丑得小過癸丑得
 蒙此丑艮宮之分金卦也甲寅得益丙寅得漸戊寅得
 泰庚寅得需壬寅得隨此寅申宮之分金卦也乙卯得
 晉丁卯得解己卯得大壯辛卯得豫癸卯得訟此卯乙
 宮之分金卦也甲辰得蠱丙辰得革戊辰得夬庚辰得
 旅壬辰得師此辰巽宮之分金卦也乙巳得比丁巳得

小畜己巳得乾辛巳得大有癸巳得家人此巳丙宮之
 分金卦也甲午得井丙午得咸戊午得姤庚午得鼎壬
 午得豐此午丁宮之分金卦也乙未得渙丁未得履己
 未得遯辛未得恒癸未得節此未坤宮之分金卦也甲
 申得同人丙申得損戊申得否庚申得巽壬申得萃此
 申庚宮之分金卦也乙酉得大畜丁酉得賁己酉得觀
 辛酉得歸妹癸酉得无妄此酉辛宮之分金卦也甲戌
 得明夷丙戌得困戊戌得艮利庚戌得壬戌得既濟此戌乾宮之
 分金卦也乙亥得噬嗑丁亥得大過己亥得坤辛亥得

未濟癸亥得蹇此亥壬宮之分金卦也故今之羅經皆祖此而列于十二宮之下又以先天六十四卦之圓圖除乾坤坎離四卦不用分子癸宮以甲子比丙子剝戊子復庚子頤壬子屯丑艮宮以乙丑益丁丑震巳丑噬嗑辛丑隨癸丑巽寅甲宮以甲寅明夷丙寅賁戊寅既濟庚寅家人壬寅豐卯乙宮以乙卯革丁卯同人巳卯臨辛卯損癸卯節辰巽宮以甲辰中孚丙辰歸妹戊辰睽庚辰兌壬辰履巳丙宮以乙巳泰丁巳大畜巳巳需辛巳小畜癸巳大壯午丁宮以甲午大有丙午夬戊午

姤庚午大過壬午鼎未坤宮以乙未恒丁未巽巳未井辛未蠱癸未升申庚宮以甲申訟丙申困戊申未濟庚申解壬申真酉申宮以乙酉蒙丁酉師巳酉遯辛酉咸癸酉旅戊乾宮以申戌小過丙戌漸戊戌蹇庚戌艮壬戌謙亥壬宮以乙亥否丁亥萃巳亥晉辛亥豫癸亥觀為先天叙列于各宮下之前而歸藏所定分金之卦為後天仍照各宮列叙其後合之為百二十分金一宮重列五千支甲子卦亦互異大為謬戾夫先天圓圖六十四卦出于邵子所傳王齊胡氏嘗因邵子冬至子之半

推之以分配節候復為冬至子之半頤屯益為小寒丑之初震噬嗑隨為大寒丑之半无妄明夷為立春寅之初賁既濟家人為雨水寅之半豐離萃為驚蟄卯之初同人臨為春分卯之半損節中孚為清明辰之初歸妹睽兌為穀雨辰之半履泰為立夏巳之初大畜需小畜為小滿巳之半大壯大有夬為芒種午之初至乾交夏至午之半焉此三十二卦皆進而得乎震離兌乾巳生之卦也姤為夏至午之半天過鼎恒為小暑未之初巽井蠱為大暑未之半升訟為立秋申之初困未濟解為

處暑申之半渙坎蒙為白露酉之初師遯為秋分酉之半咸旅小過為寒露戌之初漸蹇艮為霜降戌之半謙否為立冬亥之初萃晉豫為小雪亥之半觀比剝為大雪子之初至坤交冬至子之半焉此三十二卦皆進而得乎巽坎艮坤未生之卦也二分二至四立總八節每節各兩卦其十六氣每皆三卦合之為六十四卦即易傳所謂八卦相錯而窮天地之理盡天地之用也八卦之象不易者四乾坤坎離也反易者二震反為艮巽反為兌也因而重之不易者八反易者二十八邵子所謂三

十六宮是也並未見以分野方向配列卦位而有除却乾坤坎離地卦所不用之說况方圖應地即用卦又何舍之而取圓圖邪若如前出陳圖南所述分金之卦謂本歸藏既已無稽分金之取後人杜撰古來所無也及考焦延壽易林占法用六十四卦直日用事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為三百六十日餘震兌坎離為方伯監司之官四時專主之氣二至二分用事之日不列于十二月之卦其圖分子為十一月內開大雪前六日未濟中六日蹇後三日頤冬至值日坎前二日頤中六日中孚後

六日復小寒前六日屯中六日謙後三日睽大寒前三日睽中六日升後六日臨立春前六日小過中六日蒙後三日益雨水前三日益中六日漸後六日泰驚蟄前六日需中六日隨後三日晉春分前三日晉直本日震中六日解後六日大壯清明前六日豫中六日訟後三日蠱穀雨前三日蠱中六日草後六日夬立夏前六日旅中六日師後三日比小滿前三日比中六日小畜後六日乾芒種前六日大有中六日家人後三日井夏至前三日井直本日離中六日咸後六日姤小暑前六日

鼎中六日豐後三日渙大暑前三日渙中六日履後六日遯立秋前六日恒中六日節後三日同人處暑前三日同人中六日損後六日否白露前六日巽中六日萃後三日大畜秋分前二日大畜直本日兌中六日賁後六日觀寒露前六日歸妹中六日无妄後三日明夷霜降前三日明夷中六日困後六日剝立冬前六日艮中六日既濟後三日噬嗑小雪前三日噬嗑中六日大過後六日坤此焦氏之分別卦氣配以節候蓋別自一術豈好事者竊其說而假托于陳搏邪但其卦位與邵子

之布列者不類然皆自復起以至于乾為陽自姤起以至于坤為陰邵子曰乾遇巽時為月窟即姤卦也地逢雷處見天根即復卦也此邵子深明易道見消息盈虛之理一日有一歲之運一運大而天地之終始小而人物之死生遠而古今之世變近而日用之吉凶莫不本于此如道家修養法參同契之類日家太乙統宗六壬等論下至水珠林占筮諸家皆竊此以成其說故卜筮者每以配卦求地理而不知其取裁之謬也焦延壽本精于易占所著易林別自一家而京房厲得其術用之除四正坎離

震兌以司四時以六十卦分公卿辟侯大夫以月卦為
 辟君之象統一月之候公卿大夫佐之所司之卦各六
 日每卦六爻每爻主一日更直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
 以占災變甚有效驗雖未詳其機要亦術數之精者但
 不若邵子則理數耳若即其陰陽之理以察其地氣之
 動靜當自得于卦氣之外今乃以邵子圓圖六十卦分
 布于十二宮之位先天分金卦以焦氏定宮卦林氏布于十二宮之位曰後天分金卦其在先天法卦主相
 對以一陰爻對一陽爻者為合對待之妙于每卦上卦
 遇艮震兌巽而成卦者為陰陽冲和取其反對之吉也

若配丙辛丁庚又是旺相尤妙每卦上卦遇乾坤坎離
 而成卦者為陰陽不交又配甲壬乙癸戊己為孤虛龜
 甲則不用也其在後天法如甲子分金主頤為卿卦官
 星人丁爻伏又犯孤氣不吉丙子分金卦中孚為公卦
 官星田宅俱納音得宮水遇宮逢旺氣為吉之類己為
 不根之說且如子癸一宮既列比卦于甲子剝為丙子
 復為戊子頤為庚子屯為壬子矣又重甲子居頤丙子
 居中孚庚子居屯壬子居謙而惟戊子之復則同夫子
 貴分方在北雖曰一宮坐向非止一針之隔甲丙戊庚

壬之分列五千配卦又皆錯雜甲子配比頤卦焉同庚
甲頓殊一頤誰宜丙庚與壬剝屯謙殊以此例餘義將
何取况五千五支皆重列一宮不尤大背耶即分金配
卦庚丙與甲壬有旺相孤虛之異其卦遇氣又參差各
別而能 而同之乎其為時師邪說之誣惑也何疑焉
夫墓埋之法主在本山惟看其來龍山脉之生氣搏換
起伏過峽曲節到頭毳簷上下分合股翼明暗坐向案
應砂水交會就彼定其陰陽五行生旺囚衰以為吉凶
而已其卦氣之流行自與坎離震兌正位于子午卯酉

艮坤巽乾分位于四隅八干夾嶺四正八支丑寅辰巳
未申戌亥布列四周共為二十四向之定位不得而相
涉也何也山地有定位卦氣則流行而無定執以之按
節候擇日時卜氣運則或一道以之定坐向立方位則
不通至有以三十分金盡屬陰者俱隸陰卦乘氣立向
布氣折水審音定命五行相生比和為吉尅入則凶益
謬甚矣大抵偽書邪說惑人不知由前所說分金卦謂
陳搏所註叢辰經傳然實出焦氏之論也邵子先天圓
圖朱子謂其得于李挺之挺之得于穆伯長伯長得之

希夷先生則陳搏為肯舍己之學而反演焦義耶其為
偽書必矣是廖瑀之陽氣陰符分金說賴文進之通神
篇窺化章偽同一例也

明文海卷一百十六

